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詩評卷 伍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陳廣宏
侯榮川
編校

明人詩話叢籍彙編

詩評卷 ⑤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/陳廣宏,侯榮川編校. —上海:
復旦大學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309-12937-3

I. 明… II. ①陳…②侯… III. 詩話-中國-明代 IV. 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085174 號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責任編輯/杜怡順 吳 湛
裝幀設計/楊倩倩

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發行

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: 200433

網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門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團體訂購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郵購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電話: 86-21-65642845

江蘇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155 字數 2823 千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2937-3/I · 1042

定價: 758.00 元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調換。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本册總目

詩紀匡謬一卷	(四二九七)
唐音癸籤三十三卷	(四三三五)
杜詩攬不分卷	(四六六三)

詩紀匡謬引

《詩紀匡謬》者，馮子發憤之所作也。曷爲而發憤？憤詩之爲《刪》、爲《歸》也。曷爲而匡及於《紀》？曰：正其始也。今天下之誦詩者何知？知《刪》而已矣，《歸》而已矣。爲《刪》、爲《歸》者又何知？知《紀》而已矣。奴之子爲重儻，木心邪則脉理不正，所必然也。於是爲之原其源，遡其流，核其濫觴於何人，而後爲《刪》、爲《歸》之邪說不攻自破矣。邪說破而後興、觀、群、怨，溫柔敦厚之旨可以正告之天下，豈好辯哉？時崇禎癸酉十二月初七日，上黨馮舒述。

詩紀匡謬

《凡例》云：一、上古迄秦，以箴、銘、誦、誄備載。

原夫書契既興，英賢代作，文章流別，其來久矣。若箴、銘、誦、誄，可以備載，則賦亦詩家六義之一，何以區分？若云有韻之語可以廣收，則《國策》、《管》、《韓》之屬，何往非韻？《素問》一書，通篇有韻；《易》之文言，本自聖製；《書》之敷言，出於孔壁，亦自諧聲，不專辭達，可得混爲詩耶？作俑於茲，濫觴無極，《焦氏易林》居然入詩矣，豈不可嘆！

一、漢以後詩人，先帝王，次諸家，以世次爲序。

先帝王而後諸家，以世次爲序，似矣，然有必不安者。子桓《與吳質書》云：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。」是知數子盡卒於建安之年。《藝文》之序仲宣，每云「漢王粲」，此可證也。然七子宗主陳思，列陳思於徐、陳輩之後，理所不可。然置徐、陳輩於陳思之後，可得謂之世次如此乎？《藝文》之序人也，每要其終而言之，故江令亦曰「隋江總」，然唐人已目之爲梁江總矣，必以其達於陳而係之陳也，可乎？

一、名家成集者，各分五言、四言、六言、雜言。

一人所作，咸備諸體，一題所賦，或別體裁，未有可以篇之短長、韻之多少爲次者。古人之集亡來已久，陳思、蔡邕、二陸、陰、何，俱係後人編集，四言、五言亦並間出，足知《宋文鑑》以前無分體之事矣。玄暉、文通二集是原本，然玄暉首撰樂府，三言、五言間列。《文通》稍如後世體例，但五言之外本無別體可以異同。今一人之作，必以四言先於五言，一題所賦，又以三韻先於四韻。即如蕭子顯《春別》一詩，簡文、元帝各有和章，首末各三韻四句，惟次章六句三韻，今以六句之故，各移第二章爲末章，是猶歌南曲者，以尾聲止於三句而移之引子之前也。何俟知音，始爲拊掌？

一、詩數見而句字不同者，參校其義稍長者爲正文。

古人著書各出己意，試以班、范二書校《東觀》袁、荀二紀，其一切詔令，無不各出己裁，即如所載之詩，亦從刪改。理宜以一書爲主而互注異同。若擇其義之長者爲正，則每書各取數字，令人何所適從？即如《瓠子》一歌，《史》作「浩浩盱盱」，《漢》作「浩浩洋洋」；《史》作「爲我謂河伯」，《漢》作「皇謂河公」。今《史》、《漢》各擇一句，豈「浩浩洋洋」，《漢》長於《史》？「皇謂河公」，班遜於遷耶？此俱由晁補之《楚辭後語》刪改所誤。

一、樂府起於漢，又其辭多古雅，故系之漢。

按：《宋書·樂志》「相和」已下諸篇，其無人名者，皆曰「古辭」。《樂府詩集·靈芝》等篇

亦然。鍾氏《詩品》曰：「古詩其體源出於《國風》，「去者日已疏」四十五首，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。」則作者姓名既無的定，漢魏之界頗亦難分，古之云者，時世不定之辭也。昭明所選一十九章，或云枚乘，或云傅毅，概曰「古詩」。原其體分，意亦如此。詩既如此，樂府可知。概歸之漢，所謂無稽之言，君子弗聽矣。爰及橫吹之題梁，清商之題晉，郭氏亦但原其始耳。或稱古辭，或稱晉、宋、齊詞，何嘗有一定時代而妄作耶？

大風歌 鴻鵠歌

按《文選》云漢高帝歌一首，《漢·藝文志》云高帝歌詩二篇，則此二篇但當云高帝歌二首，不得增「大風」、「鴻鵠」之名也。《初學記》云「漢歌曲有《大風》」，文中子云「《大風》安不忘危」，並是以章首二字爲義，如《論語》之《學而》、《爲政》、《詩》之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耳。又按《漢書》名《大風》爲《三侯之章》，又曰「作風起之詩」，《琴操》又名《大風起》，其曰《大風歌》者，《藝文類聚》始也。《樂府詩集》因「吾爲若楚歌」之文，名《鴻鵠篇》爲楚歌，其曰《鴻鵠歌》者，《楚辭後語》始也。此等雖無傷大義，然今人習而不察，遂謂古實有此題，臨文引用，亦所不安。即如宋人《竊憤錄》一書記徽、欽北狩事，《容齋》極辨其妄。萬曆末年，郡中人從嚴氏鈔本鬻之，本無撰人，余邑有吳君平者，妄增「辛棄疾」三字於卷首。余謂之曰：「此從何來？」君平曰：「世

人不知書，若無姓氏，便爾見忽，故借重稼軒。此僅可欺不知者，如公自不必怪也。」近有一友作《心史序》，首句便云「余嘗讀辛稼軒《竊憤錄》，不覺失笑。故作文者，苟不原所始，趁筆便用《大風》、《鴻鵠》等題，當與辛稼軒之紕繆同類，而共笑之矣。」

將安所施

「將」字注云：「一作『尚』。」今按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並是「尚」字，「將」字所出，乃是《楚辭後語》耳。

蒲梢天馬歌

按：《漢書》曰：「太初四年，獲汗血馬，作《西極天馬歌》。」《史記》曰：「馬名『蒲梢』。」則此歌當題《西極天馬歌》，不得曰「蒲梢」也。又按《漢書》但云作歌，明是刪《郊祀》之文，不得直隸武帝也。若此章可收，則《太一歌》理同一例，何以獨削原所自始？當從左克明《樂府》誤。

是耶非耶 翩

《漢書》作：「非耶？是耶？立而望之，偏何姍姍其來遲？」《藝文》則作：「是耶？非耶？」

立而望之，偏，娜娜何冉冉其來遲？」《樂府》亦作：「是耶？非耶？」並作「偏」，無「翩」字。

柏梁詩

作臺在元封三年

此詩每句各注姓名，然細考之，頗多未核。自大司馬至左馮翊，皆按百官公卿表而爲之。至太常曰周建德，則元鼎五年已坐擅縣太樂令論矣。大鴻臚曰壺充國，按《表》，充國以太初元年爲此官。少府曰王溫舒，而溫舒三年已徙。右扶風曰李成信，此時成信爲右內史。參錯如此，豈更可信？比閱《藝文類聚》，乃於本詩之上，各署作者，首句有「皇帝曰」三字，次句有「梁王曰」三字，以下則但稱其官而無姓名，有姓有名者惟東方朔耳。《太平御覽》引《漢武帝集》亦如是。然後知以下姓名皆後人增之，而非原文也。何人增之？曰注《文苑》者增之。何以言之？《古文苑》之注，不知何人，大率蕪淺。如伯喈《青衣賦》妄斷爲少年之作，降爲小字，此其拘腐可知。今按無注宋板，《文苑》每句之下小字分行，於「驂駕駟馬」句下止注「梁王」二字，則「孝王武」三字明是注《文苑》者所增矣。然舊本《文苑》注亦自明辨，每句二行分注，左行曰「梁王」，右行曰「孝王武」，當可意推。自《詩紀》通二行作一句，直曰「梁王」、「孝王武」，《詩刪》因之，而舉世夢夢矣。

幽歌

《樂府詩集》題曰《趙幽王歌》，漢書曰《趙王餓乃歌》，初無「幽歌」之目也，直出《詩紀》杜撰。已下燕刺王歌、廣陵王《瑟歌》，廣川王《望卿》、《脩成》歌，俱此類，不重述。

東方朔誠子詩

劉節《廣文選》第十一卷有東方朔《誠子》詩。今按任昉《文章緣起》云：「誠，後漢杜篤作《女誠》。」《文心雕龍》云：「戒者，慎也，禹稱『戒之用休』。東方朔之《誠子》，亦顧命之作也。」是則誠之與詩區分已久。《藝文·誠類》與詩別出此篇，但稱東方朔《誠子》，不云詩也。若可兼載，則何不遂收曹大家《女誠》耶？猶幸《詩刪》僅讀馮書，《詩歸》見聞有限，不然天下幾無剩篇矣。高彪《清誠》，例亦同此。又按《太平御覽》引《東方朔集》作「明者處世，莫尚於中庸」，則知截作四言者，直是班史所刪耳！東方自有《據地》一歌，近出《史記》。去彼載此，更自可笑。

司馬相如封禪頌

頌不爲詩，猶之賦也，前例已明。況此頌自喻以封禪，已下參散不倫。周詩逸軌，不知何以

妄載？《詩紀》襲謬遂誤，淺夫！

息夫躬絕命辭

此騷體也。《文選》別出「秋風辭」，體例可見，若命爲詩，則小山《招隱》、淵明《歸去辭》，何以獨棄？

李陵別歌

按，《漢書》但云「單于許武還，李陵置酒賀武，因起舞歌曰」，無《別歌》之題也。戚夫人《春歌》、烏孫公主《悲愁歌》同。

結髮爲夫婦注云玉臺作留別妻

《玉臺》第一卷有此詩題，云《蘇武詩》一首，並不作《留別妻》也。因此一誤，今人更有以梁武《代蘇屬國婦》一首爲武妻答詩，更可笑。

虞美人答項王楚歌

此詩出《楚漢春秋》，見《正義》。「四面楚歌聲」作「四方楚歌聲」，《詩紀》改一字，不啻徑庭。

卓文君白頭吟

《宋書》大曲有《白頭吟》，作古辭，《樂府詩集》、《太平御覽》亦然。《玉臺新詠》題作《皚如山上雪》，非但不作文君，并題亦不作《白頭吟》也。惟《西京雜記》有文君爲《白頭吟》以自絕之說，然亦不著其詞。或文君自有別篇，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。宋人不明其故，妄以此詩實之，如黃鶴《杜詩注》、《合璧事類》引《西京雜記》之類，并入此詩。《詩紀》因之，《詩刪》選之，令人遽云「有此妙口妙筆，真長卿快偶」，可笑可憐。

班固明堂等詩

此賦後所述，非別篇也。馴至齊梁，每賦稱詩，豈能並載？張衡《定情詩》、《思玄詩》亦同此例。

張衡四愁詩

「一思曰」，注云：「《玉臺》無此三字。」今按《玉臺》第九卷有此，四章並有之，馮公未見宋本耳。

蔡雍樊惠渠歌

蔡集今所傳者已不全，《藝文》第九卷渠類有此，在頌類前，序亦不同，是妄刪爲之者。

琴歌

亦《釋誨》末章所系，不得刪入。

酈炎見志詩

《東漢書》無此題，後篇《藝文》作《蘭詩》。

昔有霍家奴

「奴」字，《樂府》、《玉臺》俱作「姝」。古人命詞多不直致，不得因監奴而妄改也。黃山谷詩，任淵注亦作「姝」。

董嬌嬈

按，「嬌」字音乃小切，戲弄也，苛擾也，無「饒」音。毛晃增人「宵」韻，而以杜陵詩「細馬自馱金騾裊，佳人屢出董嬌嬈」爲證。今據此字凡古人所用「嬌嬈」，皆是「食」傍，無作「女」者。此詩《玉臺》、《藝文》、《樂府》諸書亦並從「食」，祇因毛晃誤增，《韻會》襲謬，遂爾舉世亡此一字。又按，今本杜詩正作「饒」字，宋元諸本亦並爲「饒」，不知毛韻何以妄增？而今人妄聽，并改「嬌」作「妖」也。

王吉射鳥辭

按，《風俗通》引《漢明帝起居注》曰「王吉射中之，祝曰」云云。則是祝，非詩也。不應加「辭」字而人《詩紀》。

蘇伯玉妻盤中詩

《樂府解題》云：「《盤中詩》，傅玄作。」《玉臺新詠》第九卷有此詩，亦曰傅玄，其爲休奕詩無疑也。惟《北堂書鈔》曰古詩，亦無名氏。其曰蘇伯玉妻者，嚴羽《吟卷》盲說耳！世人敢於信《吟卷》，而不敢信《解題》、《玉臺》等書，冤哉！

君忘妾未知之 今時人知四足

譚友夏評云：「『未知之』，婉甚，柔甚。」不知《玉臺》正作「天知之」。鍾伯敬評云：「『今時人，知四足。與其書，不能讀。當從中央周四角。』云千古不識字男子，被此女郎一語，輕薄殆盡。」不知《玉臺》正作「今時人，智不足」。而所謂女郎者，乃是剛勁亮直之丈夫也。言之可發一笑。

竇玄妻古怨歌

此四句《御覽》兩載，皆題曰《古艷歌》，無名氏。《藝文》載玄妻別夫書有「衣不如新」二句，不應截作詩，已又改其題曰《怨歌》也。

龐德公於忽操

《於忽操》三章，《選詩拾遺》云出《襄陽耆舊傳》，此書亡亦已久。初，尚意余輩見聞寡陋，用修或有此書。今按宋王令逢原所著《廣陵先生集》，其外孫邵說所編者共二十卷。其第一卷賦後第九篇即此操，其序云：「劉表見龐公，欲起之。公不願，曰：『我歌可乎？』命弟子治一絃之，凡三操。」第十篇題《辭粟操》，曰列子辭粟作，第十一題《陬操》，曰孔子去趙作，第十二題《樗高操》，曰惠子望大樗作，明是逢原托之古人也。若《於忽操》可稱龐公，則後三篇何不并稱列子、惠子、孔子乎？妄作欺人，真可忿！有一少年謂予曰：「安知非今本《王令集》反借此篇？」予曰：「《王令集》不足信，《宋文鑑》家家有之，何以亦載此篇，亦題王令乎？」愚人之惑，難解如此。

練時日

《漢書》，《練時日》等俱列在章左，曰《練時日》一，《帝臨》二，足知《郊祀歌》是此十九篇之題，而《練時日》等則以此分章，亦如所謂《學而》、《為政》耳。自郭氏《樂府》首列《郊祀歌》之題，移置《練時日》等為次行，《詩紀》因之，後人遂習而不察。鍾伯敬批曰：「造題古奧。」豈不